双清
SHUANGQING

◆旅人手记

走过酿溪资江码头

石争光

“酿溪”,是南方丘陵岗地一条18公里长的寻常小溪,也是屹立于资水河畔的一座湘中小城。1952年,新邵建县之初,酿溪仅有一条沿溪千米长的东西向半边街道,曰小河街,通向资水码头;沿资江有一条200余米长的半边街道,曰大河街。资水码头位于酿溪与资江的交汇处,在没通公路时,水运造就了这个码头的一时繁华。本地的大宗土特产,比如生姜、辣椒、百合、烟叶、药材等,要装船运出去;外地的煤炭、陶瓷、谷米等,要用船运进来。这个码头不仅有货运,也有客运。这里的人要到宝庆府城去,一般不走水路,因为水路远,有三十五里,且是上水船。人们先摆渡到河对岸大坪的曹家码头,经雷家坳、长春亭、匡家岭……这样只有十六里,且都是石板路。附近新化、涟源、冷水江一带的客商要去府城,也都在此歇脚。建县后酿溪成为县治。1954年以县委大院为中心,修建了一条东西向的大街,也是酿溪第一条新街,曰大新街。在大新街和大河街、小河街之间,朝着资水码头方向,开辟了一条连接通道,曰资码街。随着公路的畅通,这里水运渐衰,但轮渡的繁忙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。

1988年,我毕业参加工作入职新邵县人民法院,此后成家立业一直都在这座小城。在这里,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码头、渡轮和渡轮载客的样子。我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,便是乘坐渡轮去到河对岸的新邵一中,从不同的视角观看两岸的风景和风情。1988年11月,在码头上游500米处,开始修建酿溪资江一桥。此后,我每天的工余乐趣,除了在码头乘坐轮渡,便是兴致勃勃地在河两岸来回观看大桥建设的进度,心中充满了憧憬。

1991年10月12日,县里在资江一桥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。我佩戴着捐款百元获得的纪念徽章,站在拥挤的人群中,看着几十辆小车一齐驶过桥面的壮观景象,眼里满是振奋和欣慰的泪水。2009年6月26日,在资江二桥的通车典礼上,这样的场景又让我激动了一回。资江二桥于2006年12月29日开建,位于码头下游1公里处的赛双清公园旁,与资江一桥伸展在码头两边,若双虹卧江,把老城和新区紧密串在一起。

随着酿溪码头轮渡的停运,我的业余活动一时“失色”不少。度过了一段失落期后,我把目光投向了更下游的塘口资江码头。如果说,酿溪码头是横渡南北,交通老城与新区、县城与邵阳市区的要津,那么,塘口码头就是跨越东西,联通资江流域与石马江流域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要隘。那时我们去河西下乡,如果走公路,那要经过邵阳市区,绕很大的弯才能到达;如果走轮渡,一来有很长一段土路不好走,二来上下轮渡要排很长的队,时间上很划不来。每到闲暇,我满怀愉悦地踩上单车,骑行7公里左右,来到塘口码头。时水映夕阳、彩霞满天,看着眼前的大货车、小轿车、摩托车、单车和人群不停地上上下下、来来往往,我的内心很是安宁。

2010年1月,塘口资江大桥开工,2012年10月在建县六十周年之际正式通车。河西各乡镇往来县城终于去掉了绕道之痛,从新田铺、巨口铺、小塘等乡镇到县城也就是“一支烟的功夫”,新邵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交通便利、高速发展之路。

秉着“依水而生、凭水而忆”的建设理念,酿溪的城市面貌也在做好“水文章”的基础上,走上了一条“亲水宜居”日新月异发展之路。2004年9月,县城下游的晒谷滩水电站开工建设,2008年10月,蓄水至设计水位207米,三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。县城资江河段水位整体抬升了6米,江面和风轻拂、波光粼粼,江畔杨柳依依、花草茵茵。2017年7月,新邵资江县城沿江风光带项目正式启动建设;11月,在酿溪码头下游4公里处,即九头岩码头原址的江右岸,设计建设了一个新的资江码头。九头岩码头在清代至民国时期,是宝庆地域极为繁华的一个码头,也是新化至邵阳古官道的一处重要中转站。现在,这里成了新邵全域旅游的集散中心。旁边临江小石山上建有一塔,曰“灵犀塔”;马路对面依山新建一公园,曰“陈锡公园”。

新邵县城沿江风光带工程(右岸)是纳入湖南省十三五规划的重大项目,全长12公里,起于新邵与邵阳市搭界的渔溪大桥,止于塘口大桥,既是水利防洪工程、管线综合工程,也是一处景观工程。2018年至2020年,项目陆续建成交付使用,新邵县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变得越来越伸展、越来越好看、越来越美丽。在此期间,新邵县也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县、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、国家卫生县等国字号荣誉。

小城的幸福时光,就是这么不期而至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爱上了在坊间散步。无论从哪里走过,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感觉;无论从哪里走过,鞋面都是一尘不染。黄昏时分,我更喜欢携手家人,漫步在酿溪码头与资江码头之间的沿江风光带,徜徉其间,就像走进一幅幅一帧帧秀美的山水画卷。走过酿溪走过资江,走过古老而又年轻的酿溪码头和资江码头,我体会到了生活的纯净和岁月的沉淀。

资江之夜溢彩流光,热闹而浪漫、宁静又神秘。这些年,酿溪的夜间经济日趋红火,逐渐成为新邵的一张靓丽名片。在酿溪码头附近的湾田临江路,在九头岩资江码头,在塘口码头附近的王家坪,先后聚业兴起了夜宵一条街,成了各路网红的打卡之地。每当华灯初上,一波又一波的人群,散步看江景的,聊天吃夜宵的,相约跳舞的,结伴唱歌的……潮水般地涌过来、涌过去,就像我当初在码头的轮渡上所看到的那样。相似的百态人生,不一样的人间精彩。

湖光山色 朱巨滨 摄

◆古韵轩

南国药都赋

朱亮辉

宝郡之东,龙山之阳。南国秀毓,药都名扬。谚曰:“不到楮塘医不妙,未到廉桥药难香。”旨哉斯言,所云非妄;考诸史迹,备述周详。

是处湘中腹地,位居衡邵走廊。境多畎亩,霞拥丘岗。禀山川之灵气,赋草木以芬芳;蕴人文之厚重,赐物类以祯祥。遥想先民垦壤,叩石辟荒;刀耕火种,颇历沧桑。华夏始祖神农,徙兹遍尝百草;长沙太守仲景,昔曾坐诊楮塘……主簿子仪,神巧万全侔前圣;县公滕弘,本草通会胜寻常。梦觉道人治伤风,斑驳石上授青囊。医家偕药师云集,悬壶济世;冠裳与文士景从,乐善安邦。自此鸡声茅店,横贯滇黔;古道驮铃,纵穿湖广。药摊药墟摩肩接踵,药栈药坊喧阗熙攘。数千年医道传承文脉,几百卷药经储蓄典藏。精施望闻问切,洞悉寒热温凉。松龄鹤寿,泽被梓乡。

至若改革开放,奋发图强。国呈新貌,民步小康。仗中枢之英明,播春风之浩荡;率千群于勤勉,谱侯邑以斐章。遂隆隆而日起,乃勃勃其蕃昌。欣金针之耀眼,饮玉竹以高吭;服丹皮而润燥,扮芍药以靓妆。于是建基地以兴产业,拓园区而旺市场。合种植加工贸易于一体,融医药康养文旅于一堂。诚信为根,质量为上。科技支撑,智慧赋能;突破瓶颈,政企互襄。打造金字品牌,辐辏坐贾行商。转型升级,市面成行。腾蛟虬而迎白鹿,筑凤巢而引赤凰。宏通四海,盛汇三江。弘国粹于歧黄,惠民生以昭光。

嗟夫!楚天不老,邵水绵长。今日之药都,应时而益彰。启马达于宽衢,迈新程于富路;展鸿图于碧野,抟巨翼于穹苍。惟初心之未改,曰复兴其在望;笃实方能致远,勇毅自可担当。敢为人先圆我梦,俟诸他日壮吾疆。破浪乘风,意气高昂;炳蔚南国,再创辉煌!

(朱亮辉,邵东人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◆精神家园

难忘最是豆腐渣

申云贵

母亲有一双巧手,能种地,能缝补,还能把各种“废物”做成美味。

以前,每逢过年、过节,或家里有人过生日,父母都会做豆腐。豆腐做好了,豆腐渣也“诞生”了。母亲说,豆腐渣又白又细,好逗爱,今天就炒豆腐渣呷。豆腐渣,好呷吗?我们有呷过,充满期待。小妹妹则高兴地一边跳一边拍巴掌,呷豆腐渣喽,呷豆腐渣喽!

母亲在锅里放点猪油,等油热得“发怒”了,冒起了青烟,马上倒入新鲜的豆腐渣,挥动锅铲不停地翻炒。炒一阵,放辣椒粉;又炒一阵,放蒜苗;再翻炒几下,出锅。盛到碗里的豆腐渣,白中有红,红绿相间,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小妹妹性急,伸手就抓,被烫得哇哇大哭。母亲忙把她抱起来,说,你莫急,等会我喂你。我用筷子挑一点豆腐渣放进嘴里,确实好呷,有淡淡的甜,又有豆子的清香。最妙的是不要嚼,舌头搅几下,轻轻一咽,就进了肚。

新鲜豆腐渣不能保存太久,母亲就把它们蒸熟,加一点饼药,再加一点盐,做成拳头大的饼,摞在火上焙干,然后放进坛子收藏。等到想呷时,从坛子里拿出一个已呈褐色的豆腐渣饼,用水泡软,或炒或蒸,熟了后,香味能传遍整个院子。闻着豆腐渣的香味,肚子里的馋虫都被勾了出来,嘴角的口水控制不住地流。看到我们的馋样,母亲会不失时机地来一句,今天的干豆腐渣好呷,你们每人要多呷一个红薯。我们也不会让母亲失望,呷一口豆腐渣,咬一口红薯,呷得津津有味。

我读初三那年,在学校寄宿,每个星期回家一次,拿米和菜。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个玻璃罐头瓶,装满一瓶菜,能呷一个星期。因为呷的时间长,罐头瓶里装的除了干菜还是干菜,干茄子片、干冬瓜块、干萝卜条,轮流来。有一次,村里的赤脚医生来院子里看病,无意中聊到了豆腐渣。赤脚医生说,豆腐渣是好东西,有营养,还能防病。言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从此,母亲就把干豆腐渣装进了罐头瓶。一日三餐,餐餐呷豆腐渣,开始还觉得好呷,可呷多了就腻了,厌了。母亲似乎懂我的心思,变着花样做菜。她把豆腐渣饼切成一块一块的薄片,放油锅里煎,煎得两面微焦,再撒上蒜苗、辣椒粉。母亲说这叫“豆腐渣干”。豆腐渣干的确别有风味,又香又有嚼头。母亲煎豆腐渣干的时候,小妹妹在旁边看着,口水顺着下巴滴到了胸前的小围裙上。菜熟了,妈妈用锅铲把一块豆腐渣干“轧”成两半,又把其中的半块再“轧”成两半,然后用手指拈起一小块送到小妹妹嘴边。小妹妹一口咬住,囫囵吞进肚里,眼睛又望向锅里。母亲装着没看见,转过头,不停地用手抹眼睛。

那一年,家里的半坛豆腐渣饼都进了我的肚子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,我呷鸡鸭鱼肉都没了胃口。母亲不断从乡下带来蔬菜,带来蔬菜做的干菜,为我换口味。忽然想呷一餐家乡的豆腐渣,不知会不会是当年的味道?可惜年迈的母亲已无力再做豆腐,豆腐渣的味道离我越来越远。

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亲历与见证

刘绍雄

我是“苦”大的。那时,父亲月薪只有49元,却要养活我们一家九口。记得我家床后常立一大缸,一年到头一家子酸萝卜佐老苞米,我整日饥肠辘辘。高小那年,我开始去十五公里外的文坪挑煤。路遥荷重,汗如雨下。没经历过挑煤之苦的人,无法想像那种挑战体力极限的残酷。至于洗笔杆、织斗笠、背边索、挑水、砍柴,我样样都干过。到16岁时,我没用过肥皂、香皂,洗衣、洗澡全用山里摘来的皂角。甚至上学连个书包也没有,每天抱着书去学校。

那年招工,我第一次坐上班车,来到邵阳五里牌工厂。放下行李,连夜步行好几里地去看火车。住工棚、睡地铺,在红丘陵上打基脚、砌“干打垒”。于飞旋蓝烟的铁屑中,钻大梁。其时,工厂被甘蔗地、鱼塘、菜地包围。晨练跑步上山,举目四望,一片荒凉。

改革开放的消息,就像一声春雷。很快,祖国大地天翻地覆。当然,邵阳也迎来了巨大改变。昔日荒山,被辟为风景如画的公园,周边楼群如春笋般破土而出。过去人烟稀少的远郊五里牌,如今车水马龙,高楼林立,烟火鼎盛,一片繁华。真没想到,托了改革开放的“洪福”,我迎来了甜日子,衣食住行都不愁。住有房,行有车,回家可从北京直飞武冈。我还曾出国旅游,大开眼界。喜看孙儿一辈,居有专室,玩具满屋,书包年年换新。至于手机、电脑、打印机等电子设备一应俱全,连卫生间都换代用上智能马桶。

我的姊妹,也尽享改革开放红利,日子过得惬意、美满。

有时,在饭桌上,我偶尔向孙辈提起我小时候吃过的苦。他们睁大眼睛,一脸诧异:啊,还有这样的事情?我言之凿凿,说是真的。

记住吃过的苦,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,继承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老传统,才是我们所提倡与需要的。

(刘绍雄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